

战略家

THE STRATEGIST

钮先铭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本书经中国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，
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
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20-2002-12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略家/钮先钟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2003.1

(世界名著·军事思想文库)

ISBN 7-5633-3780-6

I.战… II.钮… III.军事战略-战略思想-研究-世界 IV.E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300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)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8 号 邮政编码：518054)

开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：7.75 字数：150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这本书的书名为《战略家》。首先必须阐明“战略家”此一名词的意义。然则何谓战略家？又必须先了解战略的内涵。概括言之，战略是一种思想，一种行动，一种计划。

战略的起点为思想，对所将面对的未来环境思考如何适应之道，即为战略。战略的终点为行动，能把思想化为行动，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。

思想与行动之间又要有一座桥梁，否则就会彼此隔绝，战略遂不能形成整体。此一桥梁即为计划。有计划思想始能落实，始能有体系，始能逐步付之行动。计划乃行动的基础，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。无计划的行动不特不会有效，而且还可能铸成大错。

基于以上的分析，可知必须思想、行动、计划三位一体，然后才是战略。必须如此，思想始不至于空洞，行动始不至于盲目。因此，从事战略思考的人，拟定战略计划的人，采取战略行动的人，都可称之为战略家。

专以思想为务者自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，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“将”。从行动的观点来看，战略亦即为“将道”。我国兵圣孙子可能为世界上第一位对将道作理论研究的学者。拟定战略计划的人又应列入哪一类？古代战争比较简单，拟定计划的人往往即为指挥作战的人。换言之，计划与行动均为将的任务。时至近代，业尚分工，计划的作出与执行，遂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。执行者为指挥官，作出者为幕僚。19世纪，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，于是战略计划的作出遂成为参谋本部的专业。这也是世界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后果。

负责战略计划的作出的人必然有深入思考能力,与专业思想家几乎是难分伯仲。他们又一定能了解行动的指挥,否则其计划将成为纸上谈兵。所以他们是既能思考,又能计划,而且也精通将道。他们虽不被认为是战略思想家或名将,但却位于两种专业之间,并且也兼有二者之长。

本书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,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,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方面。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,其内容包括思想、著作、计划、将道各方面,可谓应有尽有,其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,值得注意。

各章虽各自成一单元,彼此似少联系,但合而观之,又还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所谓战略家的意义,并提供研究战略思想及著作时的参考。

钮先钟

2000年4月4日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中国篇

第一章 吴起:孙吴比较	3
第二章 孙臧:孙子第二	22
第三章 尉繚子:作者与时代	41
第四章 太公与六韬	59
第五章 曹操与诸葛亮:比较研究	74
第六章 李卫公问对	92
第七章 元明清三代战略思想简述	112

西方篇

第八章 克劳塞维茨与孙子	133
第九章 毛奇三不朽	151
第十章 史里芬与计划	163
第十一章 马汉:著作与思想	175
第十二章 近代英国的海权思想	188
第十三章 富勒:装甲兵之父	205
第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	215
第十五章 综论西方名将的将道	232



中国篇

第一章 吴起:孙吴比较

引 言

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中,孙子与吴子居于不分伯仲的地位。后世谈兵者往往都是孙吴并称,换言之,他们二人是早已被公认为同一等级的兵学大师的。他们各有著作传世,而且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流行。

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人,曾经指出:“境内皆言兵,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司马迁是西汉(武帝)人,他在所著《史记》上说:“世俗称师旅者,皆曰孙子十三篇,吴起兵法,世所多有,故不论。”可以证明,孙吴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,其著作也同样受到尊重,而非其他兵书所能及。

吴起的军事才能不仅史有记载,而且甚至有过于孙子,尤其是孙子的功业几乎没有详细记载。尉繚子曾作比较如下:“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?曰桓公也。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?曰吴起也。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?曰武子也。”

虽然《孙子》与《吴子》在北宋时一同列入《武经七书》,但到今天,研究孙子的人可以说是遍及中外,但研究吴子的人则少之又少,两者之间简直不成比例。而且孙子之书仍然大致完整无恙,吴子之书则早已残缺不全。

吴子：其人，其书

吴子名起，其一生事迹，不仅《史记》的《孙子吴起列传》中有扼要的记载，而且《战国策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古书中也都可以找到与他有关的资料。所以，后世对其生平所能获致的知识，的确相当丰富，而不像对孙子的生平那样几乎一无所知。

吴起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 440 年生，公元前 381 年死，即分别为周考王元年和周安王二十一年。这是最近的考证。因为其出生已在三家分晋(公元前 453 年)之后，所以应该算是战国初期的人。他出生在卫国左氏(今山东曹县北)的一个富有家庭中。卫国是一个小国，文化水准较低，所以他前往邻近的鲁国求学。鲁国是文化大国，孔子故乡，他的老师是曾申，为孔子弟子曾参(曾子)之孙。所以，吴起之学与儒家确有渊源。

吴起在鲁国并不得意，直到将近四十岁时，由于齐国出兵进攻鲁国，鲁君知吴起知兵，遂准备命他为将，但吴起之妻却是齐国人，所以放心不下，于是吴起杀妻以明心迹。鲁君终于以吴起为将，并大败齐军。吴起立功后立即引起许多人的嫉妒，开始攻击他操守有问题，例如“母死不葬”、“杀妻求官”等等，并且还指出齐国被吴起击败之后，必然会想要报仇，所以对鲁国的安全将会构成威胁，于是鲁君遂不再信任吴起。

吴起知道他在鲁国已再无上进的希望，遂离开鲁国，前往魏国。此时魏国的君王为魏文侯，锐意改革，求贤若渴，遂使吴起获得一展所长的机会。魏文侯首先向他的宰相李克(悝)征询意见，李克认为吴起贪名好色，操守的确不太好，但以兵法而

论,虽司马穰苴也不一定能胜过他。于是魏文侯遂命吴起为将,带兵进攻秦国,获得连克五城的辉煌战果。以后,吴起就被命为大将,负驻守西河地区的重责。(关于吴起如何受魏文侯的知遇,《吴子》书中另有不同的记载,详见下文。)

公元前396年,即吴起适魏十三年后,魏文侯逝世,吴起仍继续向其子武侯效忠。但此时,魏国遂有很多人向少主进谗言,又由于他屡立战功,声望日隆,于是也就自然产生功高震主的效应。魏武侯对他态度日趋冷淡,吴起遂不自安,终于决定离魏国奔楚。

吴起投奔楚国时,楚悼王正在企图改革,看到吴起不禁大喜过望,遂命他为国相(令尹),负起改革(变法)的重任。这可以说是吴起一生中真正能够大展鸿图的时期。他所采取的政策为:“明法审令,捐不急之官,废公族疏远者,以养战士,务在强兵。”不久改革即开始生效,于是楚国遂能“南平百越,北并陈蔡,却三晋,西伐秦”,国威大振。但吴起也引起了楚国贵戚大臣的怨恨,必欲去之而后快。

公元前381年,楚悼王暴卒,以阳城君为首的贵族集团乘机发动政变,吴起终遭杀害。

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确认吴起在功业方面是有相当杰出的成就的。从四十岁到六十岁,都在忙于出将入相,然则他有无余暇来著书立说,也就不免大有疑问。但吴起的书在战国及秦汉时即已流行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载有吴起的著作四十八篇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,均作《吴起兵法》一卷。宋代晁公武在《读书志》中著录为三卷,并分为《说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变化》、《励士》六篇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则均作三卷。宋神宗时所核定的《武经七书》则又分为

上、下两卷,并将《说国》、《变化》两篇的篇名改为《图国》和《应变》。流传到今天的《吴子》都是以《武经七书》为根据,即上、下两卷,各有三篇,全部约五千字。

从今本的内容上来观察,很容易发现这本书有很多的疑问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者为四十八篇,而现在所存留者仅为六篇,甚至于在北宋时即已如此。换言之,如果原书确为四十八篇,则现存者应仅为其原有的八分之一,从篇数上来看,实在差异太大。因此,可以断言现存的《吴子》即令不是伪书,也只能算是残书。

现有的内容分为六篇,每篇各有一主题。每篇又分为若干段,每段之前的引语或为“吴子曰”,或为“武侯问”,并无一定的规则。而每段又自成一单位,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系可言。所以,严格说来,那不是一本书,而只是一本语录。它不是由一位作者根据其思想和逻辑所独立写成,而只是一种对个人的观念或谈话所留下的记录。

还有一点疑问似乎是过去无人注意的。吴起在魏国用事大部分都是在魏文侯时代,但书中的问对都是“武侯问”,完全没有与文侯谈话的记录,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。也许惟一的解释即为在已经佚失的部分中(应该还有四十二篇),会有吴起与魏文侯的对话记录(现存本中只有在《图国》篇之首,曾描述吴起初见文侯的情形)。

武经本把全书分为上、下二卷,每卷三篇,这又多少还是有其逻辑上的理由。上、下两卷是各有其思想焦点,而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。上卷是以《图国》为焦点,图者谋也,所以属于国家战略的层面,而其余两篇则居于附属的地位。下卷是以《论将》为焦点,属于军事战略的层面,其他两篇(《应变》与《励士》)则又都与将道有关,可以说是《论将》的延伸。

基于以上的分析,可以认知《吴子》之书虽已残缺不全,但所留存部分又还是把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面都包括在内,对于现代战略的研究实不无参考价值。全书内容只是思考或谈话的原始资料,当然缺乏完整的组织和体系,所以,就书论书,自然不足以与《孙子》十三篇相提并论。不过,此种论断又只是指现存的六篇而言,也许吴起的确曾经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思想遗产,但可惜绝大部分都已经散佚。

作成现存记录的人是谁?似乎不一定是吴起本人,也许是出自其幕僚或门弟子之手,但也可能是后世作者依据传说而假托成书。姚际恒早就认为:“今之六篇,其论肤浅,出于后人之伪托。”关于真伪的问题曾有很多争论,在此不拟详述,但姚际恒认为“其论肤浅”,则有辨正之必要。

仅以现存六篇而论,尤其是《图国》、《论将》两篇,其中有若干观念确为创见,其思想之深入甚至有过于孙子。姚际恒居然以肤浅二字来作概括之论,适足以显示他自己未免太肤浅。

综合言之,《吴子》一书虽已残破不全,而其中也可能有后人伪造部分在内,所以也许不能代表吴起思想的全貌,但其中有若干观念不仅确有创见,而且更能对后世提供非常重要的教训,则又毫无疑问。尤其是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所应重视者不是真伪的考证,而是思想的分析。

目前对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,往往有过分重视孙子而忽视其他诸子的趋势。诚然,孙子是所谓“兵圣”,其思想值得特别重视,但并非谓中国传统兵家著作中,已无其他应加以深入研究的对象。至少古人都是孙吴并称,所以当大家都在崇拜孙子之际,我们也不应冷落了吴子。

《吴子》卷上

一、《图国》

《吴子》全书中最值得重视的即为其第一篇《图国》，那也代表了《吴子》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，实可谓全书的精华。这一篇以叙述吴起首次见魏文侯时的情况为开始。

“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，文侯曰：寡人不好军旅之事。”吴起儒服是暗示其学与儒家的关系，而且也非纯粹的军人，但魏文侯最初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善，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。于是吴起立即作了一番说辞，并最终使文侯感动。其说辞中的警语是：

“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；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。明主鉴兹，必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。”

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即为吴起的思想核心，表示他重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平衡，并作总体性的考虑，而不偏重某一方面。所以，其书之首篇名为“图国”，用现代语来表示，即为国家战略的分析。

然则如何图（谋）国？吴起提出其基本方针：“昔之图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”简言之，教育是第一要务，其目的则为培养全民的亲合力。于是他又提出所谓“四不和”的观念：

- （一）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；
- （二）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（阵）；
- （三）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；

(四)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。

因此,吴起的结论为:“是以有道之主,将用其民,先和而造大事。”

吴起遂进一步讨论到方法问题。他又提出四个基本观念:

- (一)道者所以反本复始;
- (二)义者所以行事立功;
- (三)谋者所以违害就利;
- (四)要者所以保业守成。

并且特别强调:“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,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,在大足以战,在小足以守矣。”

非常明显,从吴子的书中可以立即感受到其深厚的儒家气息。老夫子不是像他一样地重视“有耻”吗?

吴子对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。他明白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,甚至于可以导致亡国的后果。他提出警告说:“然战胜易,守胜难。故曰:天下战国五胜者祸,四胜者弊,三胜者霸,二胜者王,一胜者帝。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,以亡者众。”

现在就要讨论到吴子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最具有特色的观念,甚至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中国古代兵家几乎从未有人注意到战争起因和性质的问题,也许只有吴起为例外,甚至于孙子也应自叹弗如。现在就将吴子的原文引述如下:

吴子曰: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。一曰争名,一曰争利,三曰积德恶(恩怨),四曰内乱,五曰因饥。其名又有五。

一曰义兵，二曰疆（强）兵，三曰刚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乱曰义，恃众以伐曰疆，因怒兴师曰刚，弃礼贪利曰暴，国乱人疲，举事动众曰逆。五者之数，各有其道。义必以礼服，疆必以谦服，刚必以辞服，暴必以诈服，逆必以权服。

也许可以说，吴起好像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，因为他这一段文章可以算是一篇简明的“战争论”。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；其次对战争分类和定名，并对每一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界定；最后再概述对于五种不同的战争，应用何种手段（方法）来加以克服。此种对战争起因和性质所作的分析，虽然不免简略，但在中国古人的学术著作中，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所以仅凭这一点，似乎即足以奠定吴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。

《图国》篇到此为止，每段都是以“吴子曰”为引语，而且就逻辑来说，前后也大致都有连贯的关系。因此，这一部分很可能为吴起所留下的原始资料或遗稿，但以下还有三段，其内容则明显地有所差异。

第一段是武侯问曰：“愿闻治兵，料人，固国之道。”这是一个内容非常广大的问题，但吴起的回答则只注重一点：“强国之君，必料其民（人）。”何谓料民？用现代语来解释即对于全国人力作一评估，依照其才能加以分类共有五项：

- （一）民有胆气勇力者。
- （二）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。
- （三）能逾高超远，轻足远走者。
- （四）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。

(五)弃城去守而欲除其丑(羞)者。

这五种人都会奋勇作战,所以是“军之练锐(精锐)”。有这种精兵三千人,则“内出可以决(突)围,外人可以屠城矣”。

这是吴起的精兵主义思想在其书中的首次出现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“决围”和“屠城”的文字,因为足以显示战争形态的演进,和孙吴二子时代背景之不同。孙子在其书中明白指出“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”,经过长期的准备,付出重大的成本,而“城不拔”则更是一种灾难。所以孙子非常反对,甚至于厌恶攻城。这当然又与时代背景有关,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,那时攻城的技术远不如守城的技术,所以,孙子才会认为那是不得已的下策。到吴起的时代,历史已由春秋进入战国,战争形态已有很多改变,而城的攻守也成常见的现象。从吴子所用“屠城”两字看来,即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,简直是惨无人道。

第二段为武侯又问:“愿问陈(阵)必定,守必固,战必胜之道。”吴子只作了简单的回答:

(一)君能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处下,则陈已定矣。

(二)民安其田宅,亲其有司,则守已固矣。

(三)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,则战已胜矣。

回答虽然简单,但又可以显示吴子深知国内政治基础对国家安全、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。这也证明在这一点上,孙吴二子的思想实不谋而合。

第三段也是《图国》篇的最后一段,所叙述的为一个小故事。魏武侯在与群臣讨论国事时,感觉到群臣都不及他,遂不免有喜色。吴起就引楚庄王为例,向他告诫:“此楚庄王之所忧,而